

第十四回 宦鷹犬移花接木 王美人百折千磨

詞曰：

恩若深時仇不淺。嬌鳥籠中，怎敵鷹和犬。□□好殺非婉款，碎玉量來不溫軟。細想佳人應靦腆，虎豹追隨，那得心舒展？來雲既住在空中，難免東西被風捲。

右調《蝶戀花》

話說宦鷹、宦犬，原是海上居民，膂力自雄，昔在海上做些勾當，後來到京中做生意，聞得宦家勢焰，投身為奴。宦吏部見他作事能幹，且勇猛過人，每人替他配了一個妻子。他二人感家主厚待，傾心報主，凡事上前出力。此日小姐叫他商議這事，二人道：「承小姐吩咐，這些小事，何難之有。小的們從太倉落海，不消五日，便到臨淄了。祇要探聽所在的實，頃刻擄他上船，航海而來。半月間可獻尊前矣。」小姐大喜，取出一百兩銀子付鷹、犬二人使用。二人領計而去。

且說翠翹自束生去後，心中甚是憂慮他家吵鬧。見回信來道家中竟不知風，又疑又喜。喜的是家中無事，疑的是難道如此施為，家中影響都不得知？其中必有緣故。後來連有幾封書到，都是一樣，也便放了心。但思念束生，遂題《自君之出矣》十絕。

其一：

自君之出矣，日日望青鸞；
青鸞望不至，徒見白雲端。

其二：

自君之出矣，頻把歸期計；
指痛不堪數，五人猶未至。

其三：

自君之出矣，塵埋鏡裏鸞；
怕照秋心貌，不是舊時顏。

其四：

自君之出矣，不敢上高樓；
樓外有楊柳，絲絲會惹愁。

其五：

自君之出矣，不言亦不哭；
言則無知音，哭恐驚郎寤。

其六：

自君之出矣，獨坐不成眠；
半思聚首事，半思離別言。

其七：

自君之出矣，張燈頻顧影；
顧影自徘徊，消瘦可憐憫。

其八：

自君之出矣，厭月照空床；
薄衾不成寐，孤枕怕嚴霜。

其九：

自君之出矣，無日不南思；
思君君不至，淚滴滿羅裾。

其十：

自君之出矣，腸斷復心灰；
兩地思千里，思回人未回。

其他題詠尚多，不能悉載。翠翹想束生別後，將有年餘，何由不至？且恐宦氏羈留，到後園中燒夜香，口拈《訴衷情》一闋，以祝天云：

撒天相思思更深，絡日自沉吟。別來歲月幾驚心，會合在何晨？低低告，拜天庭，望玉成。催我郎君，急早回程，重整姻盟。

祝罷正欲回身，祇見花蔭下突出十數個壯士，武裝戎服，貌甚猙獰。走近前將翠翹綁起，推著就走。翠翹疑為賊，因說道：「物任自取，乞饒吾命。」那些壯士一語不答，兜嘴一把麻藥，遂如癡人，不能說話。推入中堂，略約收拾些金銀財寶，將翠翹帶上一頂帽子，披上一件青布衣，攬上馬，開了大門就走。一邊放起一把無情火，燒得通天徹地。東家眾人並鄰里俱一齊來救火，那些人乘空去了。

走出兩個丫頭，慌慌張張的道：「娘到後園燒夜香，我們正在這裏煽茶，忽見一二十個將軍把娘推入中堂，滿房一搜，四邊火起，這夥人一齊出門。卻不曾見娘，祇見一穿皂衣的坐在馬上，如飛而去。娘不知躲在那裏。」大家一齊驚道：「如此是火神了。」一人道：「我們救火心忙，不及東看西看。適纔撞著一夥人，捆著一騎馬的，道此劫中止得王翠翹一個，如飛而去。」東正哭道：「如此這媳婦是燒殺在火裏了！」即令小使冒火去尋，果有一燒不化的屍首在那裏著。東正一發認棄了，哭道：「可憐，可憐！不道這媳婦是恁般樣結果，索性把他燒過了，省得不了不割，一發看了可憐。加上些燥柴，煉個乾淨。」

一靈位，供祀在偏廳內，上寫亡側媳王氏神位。

隔了十餘日，東生到，聞得這個凶信，一步一跌，跌到神位前，噙天灑地，哭道：「翠翹妻！你到哪裏去了？我與你別時依依約定歸期，此際我今來此，怎不見你了？妻，好叫我哭斷肝腸，剝碎臟腑！妻，你須知你丈夫來此了，我拜你，哭你，叫你，你知也麼？妻，是我來遲了！妻，早來十日也得與你重聚一番，痛說相思，就是死了，也還少慰我心。妻，你我怎直恁緣慳分淺？妻，向祇道大娘妒嫉，容你不得，以此為憂。哪知大娘倒不曾有甚話說。誰想焚惑星君，與你作楚。妻，我與你前生燒甚斷頭香，祇注得一年夫婦。妻，直直痛殺我也！」哭罷，暈死在地，口中嘔紅。父親連連抱住道：「兒，不是你負他，是他不曾帶得祿命來。你當自家保重，莫要驚殺老父，兒！」東生移時方醒，眾人再四苦勸，方略少進湯水。

過了數日，不忍丟開，復哀傷痛切，替他大起水陸道場，追薦亡靈，七七做功德。其地方有一道士，名洞玄，能飛符召將，判問亡魂，東生求他召問，遂築壇拜請符。去許久，道士道：「此婦魔頭深重，未能即死，今落在氣字難中，一年之後當得相見，但姻緣不能再續耳。」東生道：「既已死矣，寧有返魂之日？」道士道：「居士不必持疑，一年後自當會面。但相逢不能一言，方見小道之言不謬。」東生半信半疑，謝了道士。終日終夜，孤孤單單，淒淒慘慘的情況，且按下不題。

卻說那些壯士，便是宦鷹宦犬合來的夥伴。這死屍是海灘上無主骸骨，將來充作活人，綁在馬上，祇等開門，便送入中堂，把死人衣帽換與翠翹，扮作男子，免人之疑。先著幾個跳入後園內躲藏，裏應外合，成了此計。將那死屍上以松油硫黃灌透，見火就著，一著即不可救。以死屍換生人，免得那地方追究，東家的緝獲。搶了翠翹，一夜工夫走了一百五十里，天明落店。道同伴一人有病，要做一張軟床，抬往船上。翠翹中了毒藥，睜著一雙眼不能出半言，心中也不甚明白。抬上海船，那人曉得翠翹的烈性，也不替他用解藥，隨他昏昏沉沉，不茶不飯。開船來不消數日，已至太倉。換了船，逕到無錫宦府中。

宦夫人著人去接小姐來到府中，道：「這妮子弄來了，還是怎麼施行？」小姐道：「這事要仗母親的威福，把他救醒，祇說是人賣在府中為丫頭的。他若善善從命便罷，稍若有甚言語，便打他個下馬威。弄得他性伏了，再轉送來伏侍我，我自然會得擺佈。」夫人道：「曉得了。」小姐辭回。

次日，用解藥替翠翹解了，心下頓然明白，如醉方醒，如夢方覺。道：「我怎在這裏？這是甚麼所在？」一老嫗說道：「你賣在我府裏為奴，今日參見老夫人，須要小心。」翠翹啞口無言，摸頭不著。細看這人家，潭潭宰府，不似個將就人家。忖道：「我王翠翹多是做夢也。明明在臨淄花園內燒夜香，訴衷情況天，見一起賊搶入，將我綁起。怎得後來一陣昏迷，不知人事，睡得一覺，這人物山川都更變了？我的家舍哩？我的丫頭哩？怎都不見了？這宰府是誰家？我卻到這裏來？多管是夢也，抑是醒耶？」

正狐疑不決，忽一丫頭走至，對翠翹道：「新來的姐姐，奶奶坐在中堂要問你甚事，快些去叩見。」翠翹無奈，祇得跟著那丫頭轉彎抹角。一座大廳，匾上是「天官塚宰」四字，中堂坐一夫人，年約五十餘，兩旁列著丫鬟三四十人。內十餘個粗壯雄健者，各執繩索、板子恭立。翠翹忖道：「這不是個好所在，若果陷入他家，翠翹又落苦海了。」不覺墜下淚來。然事已至此，不得不上前相見。遂整一整衣衫，轉移蓮步。

此時乃暮春時節，已是單夾之衣。翠翹身穿月白綢紗衫，內襯紅綢紗襖，白繡裙，大紅鳳頭鞋，自階下一步步行上堂來，賞是風流齊整。宦夫人看了道：「果然好一個美品，怪不得我女婿愛他。今日不把他個下馬威，怎麼磨滅得他性子落來！」翠翹看看走近前，那旁邊立的丫頭道：「新來丫鬟磕夫人頭。」翠翹不知來歷，回眼看那叫的人。那丫頭大呼道：「還不磕頭，討打！」翠翹著了一驚，連連跪倒，磕了四個頭。宦夫人開言問道：「那丫頭是那裏人氏？姓甚名誰？有甚事故丈夫賣你到此？」翠翹聽了「丈夫賣」三字，不知從哪裏說起，祇得跪上前兩步，含淚稟道：「夫人在上，待妾訴稟。妾家住臨淄，乃良人之婦。偶在後園燒夜香，被人搶擄至此，望夫人搭救。」宦夫人道：「這妮子恁的胡說！臨淄離此相隔二千餘里，你是幾時離的？」翠翹道：「妾那夜燒香，是三月初五。」夫人大怒道：「哇！這丫頭真是可惡，半句言語也沒有真實的！臨淄到此，有一月路程，今日纔是廿五，你到我府中已是三日，就飛也飛不到此。我看你言語支離，行藏古怪，不是個背夫逃走，被人賺賣於此，定是做甚不端事，丈夫遠賣他方。從直招來，免我拷打！」翠翹道：「妾實臨淄良人之婦，有家有業，有公有夫，實是被強人劫擄至此的。」夫人冷笑道：「更說得沒腔了。強人擄了你，將來賣與我府中，船來三日，經程二百餘里，你怎一言不說？況此官船，難道怕他怎的不成？」翠翹哭道：「夫人！我被他捆住，心下還是明白的。我道大玉財帛聽取，勿傷吾命。他將甚物件在妾口中一抹，便如醉如癡，不明不白，昏昏沉沉，不知怎麼了。直到今日，方纔明白。妾見潭府，尚疑是夢中。」夫人笑道：「這是睜眼夢。你到我跟前不直言明訴，搗出這樣鬼話來搪塞我。我替你醒一醒夢，你自然條直肯說。」叫：「丫鬟，捆打他三十，再盤問他！」

兩邊丫頭應了一聲，趕到翠翹身邊，拖翻在地。拿手的拿手，拿腳的拿腳，扯褲的扯褲，脫開來。大紅褲子映著瑩白的皮膚，甚是可愛。那些使女那裏曉得惜玉憐香，乃久慣行杖之人，把褲子抻得貼緊，一些展動不得。一個跪在地下記數，兩個擒住手，一個揪住頭，一個行杖。喝聲數著，劈空一板，打將落去。翠翹叫啊喲一聲，臀上絕似火燒，魂魄早已不在了。那無情竹板，上下打在一處，不須三五板子，血流漂杵矣。可憐如花似玉一個佳人，怎受得恁般摧殘？叫屈連天，地皮也啃去了一寸。打到二十，氣已絕了。丫頭報夫人道：「新丫鬟死了。」夫人道：「挺起來用水噴醒。」丫頭齊應了一聲，放了翠翹。一把頭髮抓起，從背後挺住，一人拿水，照臉一噴，瞬息之間，漸漸甦醒，道：「痛殺我也。」又多時，方神定哭道：「夫人饒命。」宦夫人道：「我府中使女不下三百餘人，你若死了，不過是氈上去得一根毫毛耳。你莫把死來嚇我！你若妮心改過，把那些油腔都去盡了，我也另作一樣看待你；你若仍前那樣裝喬，須知我要活活敲死！」即喚老嫗出來道：「這妮子就撥在你名下，教他刺繡澆花，取名叫花奴。把他這些舊服色俱換下了，另與他刺繡隊裏衣服穿。」嫗上前對翠翹道：「花奴姐，謝謝奶奶，同到我那裏去將息。」翠翹打得半生不死，聽得此言，想道：「死在這裏，一發不值錢了。且同嫗去，看是怎樣所在。生不能復冤，死當為厲鬼以報之。」爬向前，磕頭道：「多謝奶奶。」那夫人道：「今後要守規矩，少犯定行重責，須要小心。」言罷，起身退入，諸婢皆散。

嫗叫刺繡的丫頭扶著翠翹，轉到他的住所。叫值鍋的暖酒，沖上些沙糖，把翠翹喫。翠翹道：「我噁心，喫不下。」嫗道：「此血攻心也。你若不喫下血的酒，必要死。若在這府中死了，比一隻雞、牲口還不如哩。我看你相貌非常，自有出頭日子。不知前生做甚冤孽，該到此處受這番磨難。你且安心調養自家身子，這段緣由少不得有個清白時節。」翠翹聽了嫗這些話，甚是講得有理，因哭道：「祇求老娘慈悲！我便勉強喫下酒去。」嫗又去討些護心藥把他喫，整整睡了兩個月，棒瘡方痊愈。起來換了青衣，替那些繡花女班，成行作隊。逢五逢十，夫人來查一次。見他刺繡好，花枝茂，也難為不得他。

一日小姐回家，夫人喚花奴叩見小姐。小姐道：「這花奴是幾時來的？」夫人道：「來有五個月了。人也伶俐，女工已過得。」

爹爹討來伏侍你的，恐不中用，我先留在府中教訓一番。等他習成規矩，然後送來把你。如今盡可用了。」小姐道：「多謝母親。」夫人吩咐道：「花奴，你隨去伏侍小姐，須要如我這裏一樣。姑爺處切不可做沒廉恥事，若有些風聲，我帶回來，便活活打死你！」小姐道：「我家主公也不是那等沒廉恥的秀才。」夫人笑道：「事雖如此，我也要吩咐他。」

次日小姐回，花奴拜辭了夫人，又去辭別姥姥。姥姥淚下，也捨不得翠翹。低聲吩咐道：「性命要緊，遇著熟人，切記不可廝認。在心，在心！」翠翹摸頭不著，道：「承教，時刻不敢忘也。」灑淚而別，隨小姐回家。進得門來，又是一番境界，免不得替那些丫頭使女趨躄。小姐問道：「花奴，曉得甚雜技麼？」翠翹愁怨無聊，正欲借樂音寄恨，遂稟道：「奴婢曉得胡琴。」小姐吩咐叫取胡琴一張，付與翠翹。翠翹情傷命薄，調音指法更是淒婉。小姐聽了大喜，道：「你既擅此技，今後祇隨我佐飲消閑，不必入那些丫頭隊中。」翠翹道：「多謝小姐抬舉。」終日隨著他彈弦歌曲，一則免了替那些油鹽醬醋丫頭為伍，二則也得以發其抑鬱不平之氣。

時光易過，不覺半年有餘，忽報相公回，小姐出迎。兩個敘了寒溫，問了起居。眾使女並僕從們一齊磕了頭。翠翹那時還在房裏替宦氏收拾妝奩，小姐叫花奴來磕了姑爺頭。翠翹放了梳籠，即整衣到廳上來。偷眼一覷，驚道：「呀！東生怎到在這裏！」忽小姐又叫道：「花奴快來磕相公頭。」正是：

在他矮檐下，怎敢不低頭。

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金雲翹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